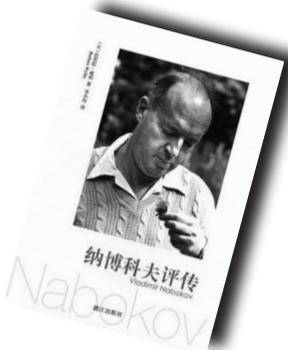


## 《纳博科夫评传》

[英] 芭芭拉·威利 著



▲《纳博科夫评传》▲

漓江出版社

2014年5月出版

### 【本书推荐】▷▷

本书完整记述了纳博科夫的文学生涯，他的显赫出身，从俄罗斯到欧洲再到美国的流亡经历，以及他对蝴蝶的痴迷，并在此过程中全面考察了他的俄语、英语诗歌和小说创作。通过对一些重要作品的精确到位的分析，作者令人信服地阐明了纳博科夫独特的风格，同时在他作品的脉络里分析了他的自传、书信、批评文字以及近年出版的《劳拉的原型》，勾勒出了一个完整而全新的纳博科夫形象。

### 【作者简介】▷▷

芭芭拉·威利，《斯拉夫和东欧评论》杂志副主编。撰有《纳博科夫评传》和《电影中的纳博科夫》等研究性专著。

译者李小均，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有《自由与反讽》《信仰之海》，译有《薇拉》《语言与沉默》等。

所谓评传就是以评论为主的作家传记，或者说兼具评论与传记色彩的文学书写。但熟悉纳博科夫的人都知道，他对评论家的恶意是出了名的，对传记作者也是颇有微词。纳博科夫曾经讽刺那些文学评论家是“小丑”和“小评家”——这个他发明的专属词汇是为了嘲笑那些不入流的、小家子气的评论家。对那些以批评职业的人，他丝毫不客气地说这些职业书评作者“主要是些雇佣文人或乡巴佬，定期在星期日专刊的坟场上填满分配给他们的空地”。但要是没有格雷厄姆·格林写的评论文章，《洛丽塔》估计也没这么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

纳博科夫说起文学传记同样也毒舌不断，他说文学传记写起来有趣，但是读起来就没这么有趣了：“有时文学传记成了一种双重追逐：传记作者通过书信和日记，经过猜测的沼泽地，追踪他的猎物，随后，学术对手又追踪这位沾满泥巴

## 纳博科夫阴影下的平庸之作

的传记作者”。纳博科夫对传记的厌恶很可能源于生前他与传记作者安德鲁·菲尔特的交恶。1968年，他信任菲尔特为其作传，但是稍后他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错误。最终菲尔特写了一本错误百出，腐烂肮脏，令人作呕的纳博科夫传。

纳博科夫曾经说过他是一个记忆力很差但非常热衷于记忆的人：“我可以非常清晰地回想起景色、姿势、语调，以及无数的具体的细节，但记不住姓名和数字。”这就是另外一种压力，这是我读过的对纳博科夫的一生和写作生涯评论最为精细和最为准确的纳博科夫传。丝毫不夸张地说，博伊德用纳博科夫写作的方式为其作传，不但内容详尽准确，而且对他的一生和影响都作出了很恰当的评价。

芭芭拉·威利的《纳博科夫评传》，想把纳博科夫精彩多变的一生生压缩在一本200多页的小书中几乎不可能，要知道博伊德用了将近两千页的篇幅还

没有穷尽纳博科夫的一生。所以这本《纳博科夫评传》注定是一本粗糙的小书，所谓评传，只能以作品评论为主。最重要的，纳博科夫晚年已经无法相信其他译者翻译他早年的俄语作品，所以除了自己动手，更是发动妻子薇拉和儿子德米特里翻译自己的作品。这种高度的不信任其他译者的心态，源自一种作家对翻译再创作的担心，如果没有一个这种多重文化语境影响过的译者，很显然，他无法理解纳博科夫文学中那些扑朔迷离的陷阱和狡诈而精致的语言。

所以《纳博科夫评传》同样存在这样的粗糙，这是一部有些乏味，缺乏新意的作家评传。我们很难说这是作者芭芭拉·威利准备不够充分，其实纳博科夫的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资料和档案，想要完成一本传记并不难，难度在于如果仅仅是一本平庸作家的传记也就罢了，但是纳博科夫的一生实在过于精彩，而他刻意保持生活的神秘化。

## 《欧元必死》

余治国 / 叶楚华 著



▲《欧元必死》▲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出版

### 【本书推荐】▷▷

本书介绍了欧元的诞生、发展以及现在面临的危机，指出欧元并非真正意义的现代货币，欧元区创建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符合经济规律。在欧元本身存在内在缺陷的情况下，美国的“三位一体”对欧金融战加速了这种缺陷的暴露。处于这样的内外困境中的欧元区，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不可避免……

### 【作者简介】▷▷

叶楚华，江西赣州人，青年经济学家，知名财经专栏作家。对明星娱乐经济、炫耀性经济有开创性研究。《东方早报》《环球时报》等书刊专栏作者、特约撰稿人，出版有《中国谁在不高兴》《郎咸平说对了吗》等财经畅销书。

余治国，安徽芜湖人，经济学家，副教授。香港财经学院客座教授，芜湖电视台特约财经评论员。曾在《环球时报》《东方早报》《证券时报》《北京青年报》、求是理论网等几十家报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近期，希腊的领导班子居然无法顺利成立，成为世人瞩目的话题。其实，希腊问题不仅仅是希腊的问题，其背后是欧洲的问题，更是欧元的问题。

说到欧元的“死”，必定要回望欧元的“生”。欧元诞生的历程，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欧元的诞生似乎并不必然，但欧元的死亡却是命中注定。这是我编辑完《欧元必死》一书后最深刻的感受。

与其他关注欧债危机的论著相比，《欧元必死》一书给人的感受无疑是标新立异的，但同样无疑的是，该书提出的论据和结论是符合事实和逻辑的。对欧元的诞生，书中向读者展示这样一条路径：“二战”后，法国担心德国再度祸害欧洲大陆，力促成立煤钢共同体，把法国与德国的煤和钢的全部生产置于一个超国家机构的领导之下，以为控制了德国的煤和钢铁工业，德国就可控了；煤钢共同体又催生了欧洲六国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进一步形成了欧洲共同市场；这种共同市场给法国、德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带来了实质性的好

## 欧元真的会“死”吗？

处；但欧洲共同市场的诞生让西欧逐渐形成了独立于美苏两大国的第三股力量，这样，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更多了，1965年两国又推动了《布鲁塞尔条约》，组建了欧洲共同体。德国不但要做经济大国，还要做政治大国，在法德两国的共同推动下，1986年《罗马条约》被修改为《单一欧洲文件》，欧洲一体化进程得到了突破，到1992年《欧洲联盟条约》的正式签署，同意创建欧洲货币联盟，规定从1999年1月1日起，法德等11个欧洲国家正式使用欧元。

从欧元诞生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欧元的出生既勉强又“动机不纯”。欧元的死因在出生的时候就种下了，是基因使然；再加上美元的虎视眈眈，对欧元的嫉妒和打击迫害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看到这里，你还会怀疑作者撰写《欧元必死》一书是危言耸听吗？如果还有怀疑，那就再看下文的分析。

欧元自身存在内在缺陷。欧元诞生本身就是个无奈之举，其并不具备坚实成熟的基础。两次世界大战促使欧洲衰落，美苏崛起。美苏争霸夹缝中的欧

洲迫切需要重振经济，实现自我拯救。欧洲大陆的两大强国德国和法国意欲通过在欧洲实现统一货币来整合欧洲大陆，以提高欧洲的整体实力，与美苏抗衡。然而，众所周知，现代货币的基础都是背后的国家信用，现代法定货币与政府财政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欧元区不存在一种统一的财政体系。欧元区从根本上缺乏牢固而稳定的信用基础。从政治意义上讲，超国家主权的统一的欧洲并不存在。从社会经济意义上讲，欧元区成员国经济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部分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不平等关系，使得欧洲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问题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欧元一旦发生危机，由于各国财政政策的统一，整个欧洲必将陷入无力救援的不断衰退的状态中。欧元区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危机，结果可想而知。

内忧外患夹击下的欧元区，确定的是欧元将会走向死亡，不确定的是欧元的死法：抑或大欧元变成小欧元，抑或欧元区再解体，欧元走向崩溃……

## 《庆祝无意义》

[法] 米兰·昆德拉 著



▲《庆祝无意义》▲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7月出版

### 【本书推荐】▷▷

六月的一个早晨，阿兰走在巴黎一条街道上，看到很多穿着低腰裤、露脐装的女人。看着她们裸露的肚脐，阿兰既觉得迷人，又感到困惑……小说这样开篇，一场嬉笑怒骂的喜剧由此上演，围绕卢森堡公园这个舞台中心，阿兰、拉蒙、夏尔、凯列班四个好朋友轮番登场，顺着他们的脚步、他们的生活故事、他们三三两两的谈话，引出了巴黎街头的花季少女，市民热捧的夏加尔画展，斯大林二十四只鹧鸪的玩笑，自杀未遂却杀人的母亲，以及天堂纷纷坠落的天使……

### 【作者简介】▷▷

米兰·昆德拉，1929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父亲是钢琴家、音乐学院校长，昆德拉在童年时就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和教育。1967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获得巨大成功，从此奠定在当代文坛的重要地位。曾凭借《生活在别处》获得美第奇外国文学奖，1985年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2001年获得法兰西学院文学奖。

米兰·昆德拉以85岁高龄出版新小说，且是10年酝酿之作，相信很多人同我一样，都还来不及去关心他写了什么就已经为之激动振奋甚至豪情万丈了。

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大呼不过瘾，觉得昆德拉并无突破。不错，这是事实，四年前的文论集《相遇》就已经给了我这样的感觉，完全可以说是《小说的艺术》的延续，只是延续而已，毫无更进一步的意思。《庆祝无意义》也是，哪怕你只读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部作品，都足以辨认出它们的模样有多么相似，且后者也未有超越之意。昆德拉式的主题一如既往，对刻奇的反叛，对苏联政治的讥讽，对传统的诘问，这些主题曾经如此迷人，有一段时间它们几乎垄断了所有严肃作家的作品，而他们的领导人便是昆德拉。人们感慨岁月的无情，把作家们都熬老了，熬烂了，也许是的，当你成了经典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已经过时了，所以还是识相点写写回忆录吧，这样才更识时务？

我想谈谈作家的标志问题。昆德拉的珍贵之处在于他的现代性，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开始，他表现出来的反叛意识，

剧烈的抗争性；他迷人的文本结构：碎片化，对照关系；他流亡作家的身份，敏感的国籍，对现代政治尖锐的思考，这一切都让他的小说一度成为现代主义的标杆，让他本人成为文学偶像。偶像的本质是高度的标识化，文学偶像本身可能并不肤浅，但偶像化却会使作品“被肤浅”，被不断强化的特性最终成为了一种时尚，丧失了它的先锋。

我认为，这只是读者或评论家的心态问题，抛开作者及有关他的一切，只看作品，这个新作并非无可言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品式小说，篇幅不是太长，结构不是太紧凑，语言节奏从容不迫，没有大波大澜，只有作者抖出的小小包袱，一个接一个。通过这些包袱，作者抓住了三个点：肚脐，语言，和斯大林的笑话。肚脐一条线，探讨的是性与生育，与母性的关系。作者设置了两位全然不同的母亲。阿兰的母亲在他十岁时便抛弃他离开了家，她甚至后悔自己怀孕，想要通过自杀来反抗。夏尔的母亲却被称作“天使”，这是一个慈爱有趣的母亲，但天使是没有性别的，阿兰尖锐地指出。在这里，性别、生育和母性看似都是由人承担，实际上内部却存在巨大分歧。作

为女性，生育和成为母亲(褪去性别特征)其实是对固有性别的一种背叛，但这种背叛又充满了必然性，或者说是必然导致的结果。夏尔的母亲顺应了这种必然性，阿兰的母亲却背叛了它，借此作者展开对意义的第一层质问，必然性是否确实是必然的？对母性意义的确立对女性而言到底是升华还是摧残？作者最后通过对天使坠落这一情节完成了对意义的反诘。

语言部分的主人公有两个，一个是达德洛，另一个是凯列班。达德洛善用言辞，试图通过惊人的语言能力来博得女性青睐，虽然总是失败。为了在朋友面前突显活着的重大意义，他甚至谎称自己得了癌症。凯列班早年当过演员，为了让自己感受一个他生命完整的存在，凯列班谎称自己是巴基斯坦人，并发明了一种谁也听不懂的巴基斯坦语，好把自己与众人隔离开来。达德洛和凯列班共同的可笑之处在于他们都特别希望通过语言来对存在进行浓墨重彩的描绘，但最后都失败了，因为语言的意义是有限的，与达德洛完全相反的卡格里克，一个语言平乏毫无惊人之处的人，反而因为漠视了语言的意义而成了著名的花花公子。

## 昆德拉的“小包袱”